

你變了！

慧 儀

「芷，這一年來，我實在非常沉悶。你可知道我們是同樣的愚蠢嗎？我們都忽略了……」

把電鍋按了鈕，才轉身去切肉，看看桌上的時鐘，心裏有點着急。每次去禱告會都趕得冒汗。賢不禁暗暗嘆了句「何苦呢？」尤其是今天心情又不好。去禱告會到底是爲了甚麼？是假冒爲善？或是例行公事地打發一個晚上？可是又沒不去的藉口，反正去了樂得一個心安理得。明知自己的態度不對，只有不再想下去。機械式地把肉片放在鍋裏炒。

外面還飄着細細的雪雨，地上濕濕的。四月了，還下雪，難道這個冬天拖得還不够長？算了，這也許是最後的一個冬天了。剛才經過「中城橋」，對那結了冰，蓋着白雪的河面和兩岸的秃枝，倒有點不捨。對一旁的朋友說：「我還是較愛冬天。」

你變了

「那你更該留在這兒了。」

她只笑了笑，心想就是回到南國的家，也總會帶着北國的冬天……。

電話鈴聲把她從沉思中喚醒。趕緊把炒好的肉片盛入碟中，關了爐，一個箭步把聽筒拿起來。

「猜是誰？」對方操着標準英語問。

「蓮妮？……不？究竟是誰？……啊！是你，芷！怎麼來了，不早告訴我？……哦……聚會是有的，不過我還是出來吃飯好了。不用介意，我馬上出門，七點鐘見。」

一路上，賢沒有想什麼，只是非常興奮。好幾個月沒有這麼興奮過。也難怪，芷是她最要好的朋友，自從芷結婚後，大家都忙，沒通信，只交換了一次聖誕卡。結婚多少也會沖淡舊時的友誼……。

一見面，二人相對笑了好一會。結了婚的芷仍如往日般傻氣。

「倒沒變！倒沒變！」賢嚷着。

「變的倒是你！」

她不禁一怔。

芷接着又說：「不是嗎？又不自量，你是不必節食的，怎麼瘦了？還弄得這般累態。」

她只報以一笑，舒了口氣。

「賢，你一定忙壞了自己。我是明白你的，爲教會、團契效力是好，但太過份便是無益了。」這一來，她倒覺得芷變了；芷怎會說這般現實的話？從前芷是班上的高材生，是個完善主義者，無論班上什麼活動，只要由芷領導，總得做到十全十美才肯罷休。說犧牲、賣力，賢是怎樣也比不上。自己是「穩重派」，班上的「北斗星」，責任感非常重，但做事沒勁。她知道自己不 是大才，也談不上野心，但她慶幸有位不平凡的好友。

畢業那年，芷放棄了本地的一個獎學金，抱着滿懷的幻想，與高采烈的奔到美國來。賢那年倒是迷糊地來了北美。多年來她曾羨慕過芷那多姿多采，近乎浪漫的生活。也曾爲芷暗暗地憂慮過。直到芷結婚了，她很高興芷能安定下來，但沒想到芷竟與她那宏大的野心與高逸的理想一起都安定了下來。

記得高三那年，芷曾對她說過：「如我有能力，將來一定要把全人類都毀滅，免得一代又一代的在追尋與失望中打滾……」當時賢沒說什麼。她不驚奇芷有那希特勒色彩的思想，因她也同樣地感受到追尋後失望的痛苦，但她沒有芷那份自信，她不敢斷定自己在兩三年中找不到的便不存在。或許她沒像芷那樣竭力地找尋過。不錯，芷實在曾誠懇地尋找過。還記得她那對着一桌沙特的書，緊鎖雙眉的迷惘臉孔。也記得她在吃過一頓齋後，耐心聽方丈講解些「因因果果」時的

那雙半帶驚訝而明亮的眼睛。……還有一個夏天的正午，她們一起躺在亮油油的軟草上，仰望著浮雲，熾熱的陽光把她們溶化在大自然的安詳裏。芷說着：「我們能永遠躺在這裏就好了，什麼也不用想……」她那天真無邪的臉和那喜悅的目光告訴，她真的沒有在思想什麼……

就在那年，聖誕節過後，芷突然對久違了的基督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還熱心地在青年團契和教會中工作，天天忙個不了，連班上的旅行都很少參加。但不到一年，芷說：「我好像作了一個大傻瓜；又是一次失望！教會、青年團契中他們所追求的，也還是同樣的沒有意思……」

這兩年來，賢却真正地找到了那根本的答案。那不是一些哲學思想、一些「因果」的佛理、或是一些為教會、團契熱心工作所得的慰藉，而是認識到自己的敗壞、無能，又同時體會到創造萬物的主向沉淪無望的人類所存的愛：那釘十字架，為赦罪而受死的愛；那把豐盛生命白白賜予的愛；那向尋求者伸出援救之手的愛。賢希望芷也看到基督教的真義，屢次在信中懇切的勸芷認識這位個人的救主耶穌基督和這個永恆的盼望……

芷始終像是無動於衷。雖然在美國的幾年裏，她仍然在尋找，但在給賢的信中，却少了那份劇烈的掙扎。或者是美國那追求幸福的標準把芷的目標變了質。她像是顧不了那「永恆的」和那「理想的」，一切都變得現實了，變得短暫了。這次再見面，更深深的令賢感到芷是「安定」了下來，但她真的滿足了嗎？她獲得了「短暫」而「現實」的幸福便滿走了嗎？

她們繞着市中的紀念公園走，雪已停了，頑皮的黃草兒剛剛把白雪毛毯踢開，却又再被輕輕的蓋上。園中的噴泉還是努力地等待着夏天，好讓她能在五彩的燈光下重現她那美妙、千變萬化的舞姿，但旁邊堆積的溶雪和泥垢及周圍一片新下的白雪，又叫她失望了。她仍要孤立在那荒涼的寒冷中，像個被棄的婦人……。

沒有一點風，但芷突然感到一陣寒意，把領子翻起，「幸好我穿了厚大衣，你們這裏要到六月才有春天吧？我們南方已經綠草如茵了，可惜公園和校園却被弄得好髒！那些「嘻皮」們！真可惜，美國年青的一代竟變得這般頹唐，終日只是找尋刺激，追求「高峯」的感受，真叫人痛心。在美國教育兒女真是一件頭痛的事……。」

「我們的花竟已有作媽媽的憂慮！其實要是你晚幾年才出世，又沒結婚的話，擔保你會是個準「嘻皮士」領袖。」

「嗯，我也曾經歷過他們的迷惘，追求和放棄……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有一個幸福的家，理想的職業，很滿足了，是嗎？」

半響，芷才說：「偉本來要陪我來的，不過他的論文剛退了回來，要修改一點，便只好留在家。我只離開兩天，他就不放心。其實前幾年，我還不是單人匹馬的闖，這裏的治安比美國的城市好得多。美國的大城市真要不得。等偉唸完博士學位，希望可以回去。」

你變了

「回家？你真天真，香港的治安比美國更差！」

「我或許真是太天真，我們希望回中國效力，雖然在美國鑽了幾年……」

賢忽然又見到了五年前的芷，帶着她那無盡的幻想和心底的空虛。其實她心中的空虛不會因達到回國服務的理想而被填滿。她根本與美國青年無異，同樣的空虛無靠，同樣的要抓住生命的真義……。

「芷……。」她心口像燃燒着一般，實在太希望芷能接受這簡單的生命之道，但剎那間把話吞下去了。

不是沒膽說，而是芷太明白她了。她好像聽見芷說：「什麼是豐盛的生命？不渴的活水？賢，不要騙自己了，你還不是一樣的苦悶？」

賢只能在心中發出微弱的呼求：「我的主，記念我們不過是塵土，救我脫離這軟弱的身體。」她深信那賜生命的主是剛強的，只要信靠祂，神的生命便可以無限量的流露出來。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得後書中的一句很明顯的在腦中浮現。她忽然明白過來，這一年來為什麼老是在苦悶中，她不也是和芷一樣的愚昧；只注重短暫的得失和人與人之間的瑣事。和芷一樣只顧在自己的驕傲中找出路，忽略了神所賜永恒的生命，那生命的豐盛和滿足，不是世人的標準可以衡量

的。想到這裏，她感到輕鬆，芷仍走在她的旁邊，也像是想着什麼似的……

「芷，這一年來，我實在非常沉悶，你可知道我們是同樣的愚蠢？我們都忽略了……」

